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ZHONGYANG MINZU DAXUE ZHONGGUO SHAOSHU MINZU YUYAN
WENXUE 211GONGCHENG SANQI JIANSHE XIANGMU

《尼山萨满》全译

NISHAN SAMAN QUANYI

赵志忠 译注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尼山萨满》全译

NISHAN SAMAN QUANYI

赵志忠 译注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山萨满》全译 / 赵志忠译注.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10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ISBN 978 - 7 - 105 - 12944 - 7

I. ①尼… II. ①赵… III. ①满族—民间故事—作品集—中国
IV. ①I27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5064 号

《尼山萨满》全译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钟美珠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550 千字

印 张: 41.75

定 价: 11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944 - 7 / I · 2496 (汉 270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前 言	1
一、海参崴本	21
(一) [苏] M. 沃尔科娃前言	21
(二) 原文影印	24
(三) 拉丁文转写、汉文对译	117
(四) 译文	189
二、新 本	222
(一) [俄] K. C. 雅洪托夫前言	222
(二) 原文影印	225
(三) 拉丁文转写、汉文对译	284
(四) 译文	344
三、民族本	366
(一) 觉罗前言	366
(二) 原文影印	368
(三) 拉丁文转写、汉文对译	424
(四) 译文	459
四、璦琿一本	474
(一) [意] G. 斯达里导言	474

(二) 原文影印	485
(三) 拉丁文转写、汉文对译	519
(四) 译文	548
五、璦琿二本	566
(一) [意] G. 斯达里导言	566
(二) 原文影印	577
(三) 拉丁文转写、汉文对译	598
(四) 译文	608
六、齐齐哈尔本	614
(一) [意] G. 斯达里导言	614
(二) 原文影印	625
(三) 拉丁文转写、汉文对译	648
(四) 译文	659
后 记	665

前 言

《尼山萨满》是著名的满族传说，由于是用满文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故显得尤为重要。《尼山萨满》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中也有流传，并先后被译成汉文、俄文、德文、英文、日文、意文、韩文等。国外学者称《尼山萨满》为“满族史诗”、“全世界最完整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①，把《尼山萨满》研究作为世界阿尔泰学研究的一部分，并形成一门新学科“尼山学”（Nishanology）^②。也就是说，对《尼山萨满》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学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学，而且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新学科。

《尼山萨满》研究是一门综合学科，它是对《尼山萨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尼山萨满》研究是以《尼山萨满》传说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

《尼山萨满》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从1961年苏联满学家M. 沃尔科娃首次公布第一部《尼山萨满》传说到现在，也只有5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各国学者首先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翻译《尼山萨满》原作上，将其介绍给本国的读者，并且先后将收藏于俄罗斯的其他几种《尼山萨满》手抄本及收藏于我国的唯一一部手抄本公布于世。这样，就为在世界范围内对《尼山萨满》进行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在翻译和介绍《尼

① [苏]M. 沃尔科娃，白滨译：《满学》，载《民族史译文集》第七集，1979。

② [意]G. 斯达里：《尼山学：阿尔泰学的一个新学科》，载《国际阿尔泰学会32届会议汇编》，奥斯陆，1989。

山萨满》的同时，各国学者也在研究该传说，先后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及相关的研究文章。

那么，从现有《尼山萨满》研究的情况看，经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尼山萨满》研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首先，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尼山萨满》研究的对象已经确立，即尼山萨满传说本身。从现有材料看，《尼山萨满》手抄本已经发现和公布了六部，并且还有用汉文记录下来的一部及有关尼山萨满传说的一些片断，还有一些是满族老人用满语讲述的尼山萨满故事。另外，在我国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尼山萨满故事的流传，有满文本、汉文本及其他民族文字本之分。所有这些传说，不管是满族的，还是其他民族的；不管是满文的，还是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都应该属于《尼山萨满》研究对象之列。可以这样说，《尼山萨满》研究的材料已经是很可观的了。到目前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凡是被发现的满文手抄本已经全部公布了，凡是在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类似传说也已经搜集到了。即使随着《尼山萨满》研究的不断深入，还有可能发现新的手抄本或变体，也不会妨碍“尼山学”的研究，反而会促进这种研究。《尼山萨满》研究对象的确立以及研究资料的丰富，是《尼山萨满》研究这一新学科建立的客观条件和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尼山萨满》研究这一新学科就很难建立。

其次，与《尼山萨满》研究对象有关的是这一新学科的研究范围问题。研究范围的确立与否是一个新学科确立与否的重要标志，因为范围的大小往往决定了这一学科的前途与命运。根据《尼山萨满》研究这一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我们初步将《尼山萨满》研究的范围确定为，在满族及其他民族中流传的，用满语或其他民族语传承和记录下来的所有尼山萨满传说及与尼山萨满有关的故事。这一范围的确定，一是肯定了《尼山萨满》研究的多民族性，也就是说不仅仅局限于满族，在其他民族中流传的也应该研究。那些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中流传的，与尼山萨满传说相类似的故事，也应该列入“尼山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二是肯定了《尼山萨满》研究的多语言性，也就是说不仅仅局限于用满语记录和流传的，用其他少数民族语或汉语记录和流传的，也应该属于“尼山学”研究之列。有关《尼山萨满》研究范围问题，

曾引起过一些国外满学家的注意。K.C.雅洪托夫在其所著《〈尼山萨满〉研究》一书的“前言”中说：“但是，还需说明一下，斯塔里将其称为‘尼山学’的新学科的范围缩小了。有关尼山萨满的故事不仅存在于满族中，而且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中也有非常相似的故事。大概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特别是如果将‘尼山学’作为阿尔泰学的一部分。”我们也比较赞同K.C.雅洪托夫的这一观点，《尼山萨满》研究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满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于尼山萨满传说的“流传中心”、相互影响与变异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尼山萨满传说的认识。

《尼山萨满》研究这一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历史的、多学科的、比较的等，而其中多学科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最为重要。借鉴和应用各个相邻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尼山萨满》是由“尼山学”综合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尼山萨满》要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尼山萨满》要借鉴宗教学研究的方法，从民俗的角度研究《尼山萨满》要运用民俗学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不同学科的研究特点，得出正确的结论。运用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等方法去研究《尼山萨满》，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满文手抄本及不同民族中流传的《尼山萨满》进行比较，也可以对《尼山萨满》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同宗教影响及特征进行比较，从而将《尼山萨满》研究引向深入。比较的方法是许多学科所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可以进一步看清比较双方的异同及其特点，将比较的方法运用到《尼山萨满》研究中去，对于“尼山学”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尼山萨满》研究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除了具有独立学科性质和综合学科性质外，还具有国际学科性质。这种国际学科的性质首先表现在，《尼山萨满》研究最初是在国外开始的。俄国人A.B.戈列宾尼西科夫于1908年在我国的齐齐哈尔附近找到了世界上第一本满文手抄本《尼山萨满》。苏联学者M.沃尔科娃于1961年在国际上第一次公布了《尼山萨满》传说。其次，国外学者研究《尼山萨满》比较早，如果从1961年公布第一本手抄本算起已经有50多年了，如果从1908年找到第一本手抄本算起已经有100多年了，而在我国真正被重视和研究的历史只有30多年。目前，

已经被发现的《尼山萨满》六种手抄本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尼山萨满》译本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各国学者正在认真研究这一珍贵的满族历史文化遗产，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可以这样说，《尼山萨满》及其研究不仅属于满族，也属于国内其他民族；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二

第一部《尼山萨满》手抄本是1908年在我国的齐齐哈尔东北部发现的。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1961年首次公开发表了第一部《尼山萨满》手抄本，从而揭开了《尼山萨满》研究的序幕。

1908年，一个刚刚从俄国海参崴东方学院汉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从P. P.施密特那里得知在满洲有一部叫《尼山萨满的传说》后，毅然决定要找到手抄本”^①。他就是苏联的著名满学家A. B.戈列宾尼西科夫教授（1880—1941）。为了找到《尼山萨满》这本书，他于1908年来到我国的东北，跑遍了许多地区，最后终于在齐齐哈尔附近默色尔村的一个满族人嫩德山·京凯里那里找到了第一个手抄本。这个手抄本共有23页，大小为17×8.3厘米，每页5行字，用粗糙的中国纸黑墨写成，为线装本。手抄本被A. B.戈列宾尼西科夫拆开，并用大开白纸粘贴，原藏于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号为第41号。

这个本子的特点是叙述比较简练，缺少一些具体的描绘，虽然故事中对一些重要活动都有叙述，但整个故事的情节并不完整。故事从奴才回到员外家报丧开始，到尼山萨满与蒙古尔岱舅舅为员外儿子商量寿限结束。在抄写文字上，这部“齐齐哈尔本”对于一些多音节的词，往往采取分开写的方法，比较特殊。

第一种《尼山萨满》手抄本的发现，证实了P. P.施密特所说的话，并且说明在满族民间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流传的作品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发现无疑是对满族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如果不是A. B.戈列宾尼西科夫不畏艰辛地去寻找，《尼山萨满》手抄本何日

^① [苏]M.沃尔科娃：《尼山萨满的传说·序》，莫斯科版，东方文献小丛书之七，1961。

被发现，能否保存至今，都是很难说的。A.B. 戈列尼西科夫所做的这件事无疑是有意义的，是他为《尼山萨满》研究打下了基础。

由于第一本《尼山萨满》手抄本的发现，激起了 A.B. 戈列宾尼西科夫更大的热情。1909 年，他再一次来到中国，在黑龙江边瑗珲城从一个叫德新格的满族人那里获得了第二种手抄本。这个手抄本由两个本子组成，共 50 页， 24×21.5 厘米，每页 11 行或 12 行字不等，用纸粗糙，以黑墨书写。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这个手抄本的两个本子认定为上、下两卷，直到意大利满学家乔瓦尼·斯达里于 1985 年公布这个影印本时，才发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手抄本。这两个本子也曾藏于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号为 A124 号。第一个本子共有 32 页，篇幅比较长，虽然故事叙述得比较流畅，但情节并不完整。故事从奴才们用担架抬着病重的员外之子开始，到尼山萨满救其子灵魂拜见子孙娘娘结束。第二个本子只有 18 页，篇幅不长，情节也比较简单。故事从明朝时在一个叫罗洛的电子里住着一个很富有的人开始，到皇帝降旨抓住尼山萨满为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只是故事中出现的一些情节和神歌的特殊唱法很值得研究。这个本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在封面上有一幅用毛笔描绘的身穿萨满服装正在跳神的尼山萨满画像，为我们研究《尼山萨满》提供了重要的视觉材料。

1909 年，A.B. 戈列宾尼西科夫在他所著《满族文学片断简介》中报道了自己的发现，对手抄本进行了简短的转述，并对手抄本的内容和思想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该作品是现在用虚构传说体裁完成的唯一的文献。它详细地描述了萨满教的宗教基础和仪式。”这些论述虽然简短，但却是对于《尼山萨满》传说的首评，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913 年，A.B. 戈列宾尼西科夫在海参崴从一个满族人德克登格那里又得到了第三种手抄本（实际上是第四种）。这个手抄本是满族人德克登格送给 A.B. 戈列宾尼西科夫的，扉页上写有满文题记：此抄本属于戈列宾尼西科夫教授。并在最后一页上写有给 A.B. 戈列宾尼西科夫的献词。这个本子共有 93 页， 21.8×7 厘米，每页有 10 行或 11 行字不等，黑漆布封面，欧式装订，原文只在正面用黑墨书写。封面的背面

留有铅笔写的“海参崴，1913年”字样。此本曾藏于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号为40号。这个手抄本是目前所见到的篇幅最长、故事情节最为完整的本子，也是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本子。

从1908年到1913年短短的五年中，A.B.戈列宾尼西科夫就分别在齐齐哈尔、瑗珲、海参崴等地得到了四种《尼山萨满》的手抄本，说明当时尼山萨满传说在满族人中间是广为流传的。A.B.戈列宾尼西科夫在得到《尼山萨满》手抄本后，便着手进行他的下一步研究工作。1909年，他首先披露获得《尼山萨满》手抄本，并进行简单评述后，便着手对原文的整理和翻译工作。A.B.戈列宾尼西科夫长期从事满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在海参崴东方学院讲授过满语和文学。1936年5月被委任为东方学研究所满学家分部主任，主持满学的研究工作。他除增补《俄满字典》，编写《满文文献书目》之外，还曾计划出版《尼山萨满》的原文和俄译本，并且完成了手抄本的拉丁字母转写、出版前言草稿和瑗珲本的一半译文。遗憾的是，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他于1941年在列宁格勒去世。在此期间，曾于191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汉满语专业的沃罗比耶夫，也曾打算翻译《尼山萨满》手抄本。他曾于1930年在东方研究所创立了蒙古满洲研究室，并且将《尼山萨满》研究列入了该研究室的计划。可是，他也没来得及完成计划，就于1937年去世了。

在几经周折之后，1961年苏联满学家M.沃尔科娃，根据A.B.戈列宾尼西科夫在海参崴搜集到的手抄本，出版了《尼山萨满的传说》一书。这本书共分六个部分，即前言、原文、转写、译文、注释、附录。第一部分前言，介绍了《尼山萨满》手抄本的发现过程及研究情况；第二部分是海参崴手抄本的原文影印部分；第三部分是对《尼山萨满》手抄本的俄文字母转写；第四部分是M.沃尔科娃对手抄本的俄译文；第五部分是对手抄本原文所作的13条注释；最后部分是M.沃尔科娃在翻译过程中对所遇到的13个疑点所作的附录。这本书的出版在世界满学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满学家盛赞这本书，肯定它的重要价值，并且纷纷翻译出版新版本。从此，《尼山萨满》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且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M.沃尔科娃的《尼山萨满的传说》一书公开出版，不仅将《尼山

萨满》传说推向了世界，而且也是《尼山萨满》研究的开端。十多年后，俄译本《尼山萨满》首先引起了亚洲满学家的重视。1974年，韩国明知大学教授成百仁，以《满洲萨满神歌》为题，用韩文在汉城翻译出版。接着引起了欧美学者的注意，1975年，德国学者佐伯里希以《满族神话尼珊女萨满的故事》为题，用德文翻译出版。1977年，意大利满学家乔瓦尼·斯达里以《满族女萨满的故事》为题，用意大利文在佛罗伦萨翻译出版。1977年，美国的马格莱特·诺瓦克、司梯芬·杜兰特二人，以《尼山女萨满的故事》为题，用英文在西雅图和伦敦翻译出版。1987年，日本学者河内良弘以《尼山萨满传译注》为题，用日文在东京翻译出版。1989年，日本学者寺村政男以《满文〈尼山萨满〉的研究》为题，在《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上以满文和日文对译的形式出版。1985年，在威斯巴登意大利学者乔瓦尼·斯达里先生还公布了收藏于苏联的其他几个手抄本的影印件和转写本。1992年，俄罗斯学者K·C·雅洪托夫以《尼山萨满研究》为题，又公布了一个新发现的本子。

在我国，最早记录尼山萨满传说的是金启琮先生。他在所著《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一书中，以《女丹萨满的故事》为题，用汉文记录下来。这个故事是金先生1961年到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屯进行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听满族老人用满语讲的。遗憾的是只留下了汉文，没留下满文。1977年，台湾学者庄吉发以《尼山萨蛮传》为题，首先用汉文在台北翻译出版。1985年，内地学者齐车山以《尼山萨满》为题，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汉译文。1987年，内地学者乌拉熙春在《满族古神话》一书中，收录翻译了尼山萨满传说，用汉文在呼和浩特出版。1988年，内地学者赵展先生以《尼山萨满传》为题，用汉文在沈阳翻译出版。1988年，内地学者季永海、赵志忠以《尼山萨满》为题，在《满语研究》杂志上，首次公布了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我国唯一的一部《尼山萨满》手抄本，引起国内外满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1994年以来，季永海、赵志忠又以《三部〈尼山萨满〉手稿译注》为题，翻译了意大利学者乔瓦尼·斯达里1985年影印、转写的三部手抄本，并先后在《满语研究》杂志上连载。

各国满学研究者除了翻译和介绍《尼山萨满》外，还写出了一些相

关的论文。像德国学者佐伯里希曾写有《关于尼山萨满的满洲传说》一文，并于1975年发表在沃尔夫·海尼施的纪念文集上。我国台湾学者陈捷先写有《略述〈尼山萨蛮传〉中的儒释道思想》，李学智写有《一部满族文学故事的背景》，庄吉发写有《谈〈尼山萨蛮〉的手稿本》。内地学者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尼山萨满》。《〈尼山萨满〉手抄本比较研究》一文，将当时国内外搜集到的五种满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鉴别出不同手抄本之间的优劣和内在的联系。《东北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尼山萨满〉传说比较研究》一文，把流传在我国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及满等民族中的《尼山萨满》传说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并且得出了相应的结论。这种比较研究拓宽了《尼山萨满》研究的领域，提供了研究的新方法，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尼山萨满》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

迄今为止，满族《尼山萨满》手抄本已经发现了六种，即俄国学者从1908年至1913年在我国东北满族聚居地区先后搜集到的四种和新近发表的一种，以及我国学者20世纪50年代搜集到的一种。这六种满文本手抄本长短不一，内容稍有不同，文字上有一定的区别。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将俄国学者先后发现的五种手抄本，分别称作“齐齐哈尔本”、“瑗琿一本”、“瑗琿二本”、“海参崴本”及“新本”，将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手抄本称作“民族本”。

“海参崴本”是篇幅最长、情节最完整的本子，也是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本子。因此，我们以这个本子为基础，将故事情节作为主要线索，以便与其他本子进行比较。“海参崴本”的故事情节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

- 一、1. 古时候，罗洛屯住着一个富人巴彦，其子15岁上山打围而死。
2. 50岁时，又生一子塞尔古岱·费扬古，15岁时上山打围又死。
3. 办丧事时，一神人指点，让巴彦请尼山萨满为儿子起死回生
4. 尼山答应，并请扎力纳里·费扬古来帮忙。

- 二、5. 尼山渡二道河、闯三道关，得到费扬古的灵魂。
6. 尼山给蒙古尔岱舅舅鸡、狗、酱等，使费扬古有了90岁的寿限。
7. 尼山碰上自己死去的丈夫纠缠，将其抛入丰都城。
8. 尼山见到了子孙娘娘。
- 三、9. 尼山救活了费扬古，并得到巴彥的赏钱和财产。
10. 婆婆得知尼山没救自己的丈夫，告与皇帝。
11. 皇帝大怒，将尼山拴在井里。

这样，我们就将《尼山萨满》“海参崴本”的故事情节划分为3个大情节和所属的11个小情节，以便同其他几部手抄本进行比较。

“新本”尼山萨满传说是俄国学者K. C. 雅洪托夫于1992年在其《〈尼山萨满〉研究》一书中公布的，因为是最新公布的手抄本，故暂称其为“新本”。有关这部手抄本的来历，作者在书的“前言”中作了交待：

1989年1月列宁格勒国立萨勒底科夫—谢德林图书馆手稿部进了七部用满文写成的满语和达斡尔语文献。这些文献是从著名的研究中国东北民族学专家B.C. 斯塔里科夫（1919—1987）的遗孀奥尔加·依万诺夫娜·斯塔里科娃处购得的。这些材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值得做专门的研究。对此我作了报导，接着又对这些文献做了描述。其中两本的内容是闻名于满学界的《尼山萨满》的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抄本。从这两个抄本可以知道，它们是不同于学术界业已知道的《尼山萨满》的新的变体。

两个抄本的书名是：Nisan saman i bithe damu emu debtelin（只有一本的尼山萨满）。其中一个抄本（手稿部编号为《满文尼山萨满》No.20）大小为22.4×14.6厘米，共29页，每页书写11行。第二个抄本（编号为《满文尼山萨满》No.19）的大小为26.1×18.2厘米，共49页，每页书写8~9行不等，书写较认真。通过对比这两个抄本，我们认为：第二个抄本是

马虎抄写第一个抄本而成的，并且抄写者还没有完全掌握满语（是否为外族人？）。第二个抄本中由于马虎和文法不熟而造成的许多错误可以证实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了第一个抄本予以发表。

第二个抄本的末尾写有抄写日期（第一个抄本中没有）：
Irgen gurun i orici aniya jurgon (sic) biya orin jakūci inenggi（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抄写于1931年—1932年冬。
至于第一个抄本的编写年代只有去推测了。

目前尚不清楚B. C. 斯塔里科夫是如何得到这些抄本的。这些抄本很可能是他本人于1920—1955年长期逗留满洲里期间或1957年和1965年他短期旅行时得到的。由手稿部与《尼山萨满》抄本一起购进的另一本中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收集地名叫麦海尔台（Мэхэртэ）村。该村20世纪上半叶居住着达斡尔人。夹有纸条的这个抄本内容是记录了一些满语—达斡尔语词汇。可以假定，斯塔里科夫所收藏的《尼山萨满》手抄本也是来源于此地。与现在附近地区达斡尔人记录的口头故事题材的相同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利于证明这一假定。

从以上所引“前言”中，我们大体知道了“新本”尼山萨满的由来。新本的发现和公布对于《尼山萨满》传说的比较研究，对于将尼山萨满研究引向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本”《尼山萨满》与其他五种手抄本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点。从整部故事的情节看，它与最为完整的“海参崴本”基本相同。所不同的主要是在结尾部分，“海参崴本”以尼山萨满被压在井里的悲剧结尾，“新本”却以塞尔古岱·费扬古娶妻荫子的大团圆为结局。以悲剧结尾的本子除了“海参崴本”之外，还有“瑗琿二本”；大团圆结尾的本子除了“新本”之外，还有“民族本”。这说明《尼山萨满》传说的结尾，已经分为两个“体系”。但是“民族本”中却有两处明显的脱文，使得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传说中保留神歌的数量上看，“新本”有15首之多，仅次于“海参崴本”，而“民族本”只有11首，“新本”故事情节的完整程度显然要高出“民

族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本子似乎都与达斡尔地区有关，有的学者认为，“五十年代，曾有人在达斡尔地区搜集到《尼山萨满》的满文稿本。现在，这一稿本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①这个稿本当指“民族本”。关于“新本”的搜集地点，雅洪托夫在“前言”中也进行了假定，推测可能也是从达斡尔地区搜集到的。笔者在翻译“新本”过程中，曾发现两个达斡尔语词，一个是 omie（敖麦神），为管生育的神，又称作“敖米娘娘”；一个是 dagina（仙女）。这两个词在其他手抄本中是没有的，也许是证明“新本”搜集地在达斡尔地区的旁证。

“新本”《尼山萨满》与“民族本”的结尾，虽然都是以大团圆为结局，但又不尽相同。“民族本”写得比较简单，“新本”写得比较详细。“新本”说，塞尔古岱·费扬古被救活之后，开始出去找媳妇，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正与太白金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看见一只兔子跑来，塞尔古岱·费扬古一箭射中，在追兔子的时候看见一座城。城中的巴彦老爷有一个女儿巴彦·霍卓，堪称绝代佳人，尚未婚配。当巴彦老爷知道塞尔古岱·费扬古出来选媳妇时，决定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下面是整部故事的结尾：

塞尔古岱·费扬古大喜说：“愚并无嫌弃之意，婚配有何不可呢？”是日，即让巴哈尔基在中间做媒，定下了终身。第二天，公子三人离开巴彦老爷家，风一般地高兴地往家赶。不久，到了家，把娶媳妇的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巴尔都·巴彦夫妻及众家人无不欢喜，并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杀猪宰羊，套了十辆马车送礼。巴彦老爷将其亲朋好友全部请来，宴请三天。塞尔古岱·费扬古送礼回来不久，时间过得很快，便选八月十五黄道吉日为宜亲之日。并且将尼山萨满和纳里·费扬古也请来了。不久，到了本月十五日，巴彦老爷带着车队，巴彦·霍卓姑娘坐着八抬大轿而来，奏乐不久，便到了罗洛屯。巴尔都·巴彦夫妻及亲朋出来迎接，将新媳妇接到里面。是时，日落开宴，音乐奏起。尼山萨满对纳里·费扬古说：“我们也应该与众人

① 赵展译：《尼山萨满传》，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同喜，音乐正合巴尔都·巴彦喜悦的心情，又可以助酒兴，让我们唱起来吧！”说着，尼山萨满首先唱起来：

空齐	空齐	若想求长寿，从和睦开始
空齐	空齐	喜庆时高歌，请长辈们听着
空齐	空齐	白蛇的城郭，充满了吉祥的音乐
空齐	空齐	天生的配偶，如牛郎、织女一般
空齐	空齐	若要亲睦，合瑞祥之兆
空齐	空齐	夫妻将永远和美
空齐	空齐	孝顺公婆，顺应义理
空齐	空齐	祈祷命兆
空齐	空齐	守居诚意，厚待新人
空齐	空齐	承天恩萨满我只身而来
空齐	空齐	引塞尔古岱·费扬古回阳间
空齐	空齐	从此以后，塞尔古岱·费扬古生五个儿 子，三个女儿
空齐	空齐	寿限到九十，世代不绝，富贵永存

唱完之后，众人齐集无不称奇，接着纳里·费扬古唱道：

空齐	空齐	在宴席上高歌，请长辈们听着
空齐	空齐	到此齐集的众人，请清楚地听着
空齐	空齐	从古至今的道理
空齐	空齐	鸳鸯成对，将及子孙
空齐	空齐	富贵承继
空齐	空齐	吉祥相遇，从老到少，善始善终
空齐	空齐	祈祷幸福来到

唱完之后，巴尔都·巴彦夫妻大悦，让巴彦·霍卓和塞尔古岱·费扬古在杯子里装满了酒，给尼山萨满、纳里·费扬古